

失格的味道

张冰丽◎著

人性的贪婪和
亲情的底线
爱，力透纸背，
惹痛人心



作家出版社

失格的味道

张冰丽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格的味道 / 张冰丽著 .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063-9120-7

I . ①失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9322 号

失格的味道

作 者: 张冰丽

责任编辑: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 @ 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10 千字

印 张: 23.5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120-7

定 价: 35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雪，黎明时下得更大了，仿佛大朵大朵的白玉兰自天而降。房屋、亭台、树木、汽车……梦幻般裹上了圣洁的婚纱。

朱玉峰渐渐从梦的灰暗里浮了出来，呆呆地望着玻璃窗，辨别那颤巍巍飘落的影子，迷惑地清理着思绪。分明是夏天，怎么就下雪了呢？

躺在床上像躺在雪地上冒险，昏昏沉沉，四体僵硬。他起身下床，轻飘飘的似宇航员行走在失重的环境里。推开窗子，寒风夹杂着大朵大朵的雪扑了进来，纯洁又浪漫，瞬间扫荡了身体的灼热，连肋骨都感受到了雪花的冰凉。他觉得自己要不就是头晕，要不就是在梦中，对看到的一切，产生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疑惑。

高低柜上的座钟敲了七下。玉峰出神地望着左右摆动的钟锤，仿佛一下下摆在他脑门上。

一位干瘦枯槁的男子诧异地瞪着他，他不由得后退了一步，目瞪口呆——那正是他本人，映在制造了景深效果的大衣镜里。朱玉峰扑到镜子前……错乱的神情让他再次意识到，这位皮包骨头、惊讶错乱的人就是自己——美男朱因斯坦。

他像马背上的拙劣骑手，被重重地抛下，坠入时空的深渊。死不是人生里的事情，活人都没有穿越过那个门槛。

所有的思绪凝聚在夏天，一个火热而美好的日子……此时，他

被一种可怕的错乱情绪所左右……真想以头撞墙。

妈妈端着泡着毛巾的塑料盆走了进来，猛然看到儿子，脸盆啪地掉在地上，脚下一片汪洋。她哭号着一把抱住儿子，仿佛儿子随时会被抢走似的。

发生了什么事？妈妈的头发怎么灰白了？朱玉峰惊异而错愕，不是担心死，而是怀疑生。

人不可能看到比自己的疑惑更真实的东西了。

朱玉峰感觉自己为了逃避世界的重量，不得不把身体藏在隐秘的巢穴里。昏迷四个月零二十三天后，朱玉峰奇迹般苏醒了。邻居、亲戚们听到讯息，也都赶来庆贺——借给这家的钱有偿还的可能了，之前可真以为是肉包子打狗呢。几年之后，当得知这个倒霉蛋成了白鹭市最年轻的富翁时，个别人却又想把良心包成肉包子……可玉峰深知，有些人空有狗的奴性，却没有狗的忠诚。

幽默不是一种心情，而是一种方式。生活和朱玉峰开了个玩笑。长睡之后失去了爸爸，也失去了进北大或清华就读的机会，枉费了连续三年全市第一的好成绩。

“一条河就是一个佛，千百年来就这样流淌着，默默为众生祷告……”当初朱玉峰读到这句话时，只觉得隽永，但现在却汗毛直竖。

那个并不遥远的夏日，爸爸在西城的立交桥口接上儿子，玉峰一只手搂着爸爸的腰，一只手抓着后座……玉峰紧闭着双眼，努力回忆那夏日黄昏的风是如何灌进衣衫、吹扬头发，他又如何嗅着爸爸的气味，碰触着他的肩胛骨……

2009年高考后第10天——6月19日，在南坝河的桥上，被撞飞到河里，爸爸当场溺亡，玉峰昏迷不醒。

那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两辆轿车相撞，又撞飞了摩托车，造成了三死一伤的悲剧。玉峰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被当作毫无希望的植物人遣送回家。

同时掉进河里的另一辆轿车，车上三人，只有副驾驶上的中年

男子，破窗而出，保得性命。他叫朱仁道，是出狱不久的杀人犯，也是交通厅副厅长朱仁明的弟弟。

在命运的宽宏大量面前，生还的朱玉峰像罪人似的羞愧不安，心成了上锁的牢房，拒绝探视。他像落水狗抖搂身上的水，也想抖搂梦魇、病痛、失意和忧伤……他不明白是什么在毁灭自己。心蜷缩着，只有花生米那么大。

幸福生活像梦一样简化成了记忆。二十六万元的巨额医疗费，似乎成了这个家永远也还不起的巨债。探究肇事者的信心不大，因为跟别的人命案子相似，复仇的证据一无所有。

仅仅为了做点事情，玉峰每天都要来南坝桥。

他忽然发现，回忆过去，有时并非为了纪念，而是体验一种略带忧郁的享受，但马上又为自己的这种感觉而惭愧不已。

“你在吗？”玉峰默默地呼唤爸爸。“男人老放着那活儿不用，真的会越变越小吗？”之前，他很想问爸爸这个问题，却一直没机会开口。

寒风劲吹，河堤上的枯草毛发似的倒伏着。背阴处的积雪闪烁着银白的光芒，像深褐色的长堤上白癜风似的斑块。河道中间，混浊的波纹美妙地涌动着，近岸处结着晶亮的冰层。游人们在岸边赏景拍照。

暗绿的冬青昏睡着，一如玉峰曾经的昏睡。

然而这昏睡终会被击碎，就像波浪在河堤上撞成碎片。空气里飘浮着彻底的绝望。南坝河带走了自己的灵魂，玉峰感觉肉体麻木地活着，灵魂和肉体已分离。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，像儿时用针刺气球般的痛快。他不敢表现出轻松的感觉，可他确有幽灵附体的喜悦。出门时，妈妈把灰色的羊毛围巾绕在他脖子上，还系了个麻花结。“给你爸新买的，他没围过。”

说谎。玉峰分明记得爸爸围过，还不止一次。可他不想违抗妈妈。此时，站在桥头，北风吹得正紧，围巾却像一条蛇，越来越用力地勒紧他的脖子，他窒息、惊慌、难以忍受，终于扯开围巾，向

河里扔去，可北风却收起围巾，向高处托举着，起起伏伏地吹向公路……围巾翻卷，身不由己地随风而去，最终挂在了冬青上。

一名开拖拉机的中年男子，停车，取下围巾，绕在了脖子上。拖拉机冒着一朵一朵的黑色浪漫走了。

玉峰终于明白，电影里从去世亲人的衣物里获取温暖，都是虚假的表演。

玉峰的人生在十八岁时拐了个弯。当我沉睡在床上的时候，我被洗牌出局。

他凝视着风景——没完没了的天空、流淌不息的河水、灰暗的村落、从不安分的树木。人无非是田野上的一棵野草罢了。

昨天下午，平安中学已退休的郭新副校长到家里看望。郭校长曾为玉峰的班代理过数学课，非常欣赏玉峰的才华，称玉峰是他四十年教学生涯难遇的奇才。当玉峰从南坝桥返回时，在门口听到了郭校长和妈妈的对话。

“玉峰返校复读，保证能进一流大学。”

“挣馒头比翻书本实用得多……”

“让他上学，能给你挣一堆金馒头！”

妈妈是个绝对派，没时间理会那些没挥过锄头就以为种地不辛苦的人。

玉峰真想给妈妈跪了。如果不能上学，不如死了好。

屋里传来椅子挪动声，玉峰急忙闪到西屋里。郭校长走了出来，又回头向屋内望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步履沉重地向院门口走去。

再纯真的人也会突然被恶魔迷住心窍。玉峰在西屋的柴堆上坐了很久，夜幕降临，黑暗笼罩着世界，妈妈到西屋取煤球时，才发现冰冷的发呆儿子。妈妈抱着儿子，心疼得热泪纵横。“难道变傻了吗，孩子？”

有关系吗？反正不用学习了！

未来像没有箍的木桶，散了架。

一只蟋蟀不受干扰地放声歌唱，多少冲淡了室内的忧伤。

月光洒下一层深浅不一的银色，将灰蒙蒙的山野染成洁白世界，夜鸟在黑暗中叫嚣，在树林之间自在飞翔。

生活是可笑的，玉峰和前来庆贺的人一起笑着。

2

2009年3月的某一天，中欣监狱的铁门层层打开，看守警察检查了各种证件，挂着严肃到灵魂的职业表情，像放飞一只剪掉了翅膀的笼中鸟，还朱仁道自由。

朱仁道兴奋、忐忑又慌乱地迈出了铁门，那一步，他走了十五年。

他似乎不知道怎样享受这自由，站在监狱外的广场上，双手叉腰，仰着头，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皮肤的每一个皱褶，和煦的南风扫荡着铁窗的气味。十五年前，他因酒后斗殴杀人入狱。其实，入狱的不应该他，或者至少不能仅仅是他。刀子握在他手上，这没错，可有人从后面狠狠地撞了他，使他毫无防备地把刀子送入了对方的身体里。他被血吓呆了，依然记得那个男人急匆匆夺门而逃的熟悉背影。

他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，对于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几乎满是疑惑。真理和谎言之间布满了复杂的山脉，尊严只是生存的假象。

监狱是一所学校，他毕业了，毕业证比清华或北大的含金量都高。十五年的服刑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就是十五年的愤怒、十五年的积累、十五年的冥想。我从铁棱和阴影中摄取养分。比卑鄙的人更卑鄙、比恶毒的人更恶毒、比无赖更无赖。我是王者，王者归来……杀人是奢侈的，在过去的每一天，他都回味着刀子进入肉体的那种简单直接的破碎感。社会不过是一处更大的监狱，我不过是从那个监狱挪进了这个监狱而已。

朱仁道不满意监狱外的清冷，更不满意阳光如此温柔，像妓女对嫖客挂着的虚假笑容。

无数条路通向未来，他却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。杀人犯是通向人群的通行证，是震慑世人的火箭筒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，朱仁道告诉前来看他的朋友：我只想体会监狱的滋味。

监狱的滋味，是的，不错的滋味。十五年后，他依然在问自己，监狱到底是什么滋味，是铁窗生锈的滋味？是水泥地冰冷的滋味？是绝望的滋味？不，都不是。监狱的滋味是众叛亲离的滋味、忘恩负义的滋味。

所有强词夺理、巫术般的诡辩和通往幸福的不计其数的道路，终将使人们对原始的亲情越来越依赖。

忙碌了一天的交通厅副厅长朱仁明，回到家里，换上家居服，倒了杯纯净水，透过落地窗忧郁地望着院子里开放的蔷薇。妻子郭燕燕正和保姆准备晚餐，余光不时打量着老公的表情。老公是家里的皇帝，没有老公，就没有她富裕的世界。

晚餐很快摆到了餐桌上，四菜一汤。郭燕燕很懂老公的胃口，一顿可口的饭菜，能安抚老公的情绪，平复他疲累的身心。

夫妻推开餐厅的门——一位不速之客像饿了五天五夜，快意地享受着美食，一手抓着烤羊排，一手端着红酒，嘴里忙不迭地咀嚼着。朱厅长和妻子呆住了，而朱仁道点了点头，放下羊排和水晶杯，拿起挂在旁边的一条洁白的毛巾，擦了擦油腻腻的双手。

“瞧你们惊喜得连个招呼都不会打了。兄弟就是兄弟，哥，这接风宴正对我的胃口。”

朱厅长勉强扯起一副笑容，妻子郭燕燕像一个突然被叫醒的人露出了恐惧的眼神，轮廓分明的鼻孔颤动着，某根隐蔽的神经震撼了鲜红的嘴唇，抖个不停。

“你们只看着我吃吗？在监狱里，看着我吃的是狱警，他们馋得尿裤子，却也舍不得尝一口我们的饭。”他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扫射着郭燕燕，像看一只刚刚从水里跳出来的海豚。“嫂子，你纯洁得像个

处女，当初，是我不懂事，情窦未开，如果……”

“你这条乱吠的狗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吃完了快滚！”副厅长终于发怒了。

朱仁道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在哥哥欢迎辞的伴奏下，朱仁道的胃像秋千一样荡漾。

“瞧你们多恩爱。嫂子，你多淑女，在监狱，他们管淑女叫装逼妓女。现在是厅长夫人了吧，可别忘了，我是为了你，才让那流氓流血的，不过那流氓怎么会把手放在你乳房上呢，好像还伸进你内裤里了吧。噢，瞧我这记性，他是你酒吧情人，对吧？”

郭燕燕慌乱得像毒蛇爬上了脚踝，言辞卡在了喉咙里。朱厅长一把抓起弟弟的衣服，挥拳想打。

“哥，厅长得多长耳朵少动手，不过，你终于有了点男人味了。当初，自己的女人被别人摸来摸去，你却躲到我屁股后面……让俩侄子来见我，我想他们了。”

厅长松开了弟弟的衣服，后退了一步。“卫傅不在家，卫雄在美国。”

朱仁道从地上提起一个空空的旅行包，扔到桌子上。“猜猜多少钱？”

“这包也就二十多块。”郭燕燕马上回答。

“装满了百元大钞，需要多少钱？”

朱厅长和妻子都惊呆了。

“弟弟……”

“装满钱就更证明我是你弟弟。别跟我说没钱，少来那套。哥，你得明白，现在是我罩着你，不是我在里面建立的关系网，五年前你就垮台了！”

朱厅长曾有耳闻，但依然装聋作傻。朱仁道却突然退掉裤子和内裤，露出悠闲垂着的大萝卜和毛茸茸的黑草地。“哥哥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为你留的。”

弟弟大腿内侧一道道隆起的疤痕，像层层叠起的梯田。朱厅长

吓呆了。“我做的比你想象的要多。”在他慢悠悠低沉的嗓音里，有一种极为骇人的东西。“当然了，我顺便尿一泡也不违法。”他竟然真的摆出了小便的架势。“嫂子，脸蛋不是女人唯一的武器，其他才是，这你知道的。”郭燕燕羞愧又气愤地跑了出去。

哥哥怪异地看着弟弟。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，弟弟调皮聪明泼辣，是家长和学校头疼的男孩……可是，那时，他那么喜欢弟弟，甚至有点嫉妒弟弟……

“这真是圣洁而高贵的地方！”半小时后，朱仁道提着沉重的旅行包出去了。



白雾扩散在河面上，轻若蛛网，淡如回忆。两女子在河边游玩拍照。北风卷过，寒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一位女子的红色帽子被风吹起，向着河面卷去，伴随着女声的尖叫，掉在河中央的波纹上，波纹欢快地托着小红帽，旋转着向前流去。女孩捶胸顿足，好不懊恼。河水只不过带走你的小红帽，可带走了我的爸爸。

两位穿着彩虹般羽绒服的女子欢欢笑笑地爬上河堤，消失在拐角处。玉峰的心思依然在那暗流涌动的河面上，小红帽被吞没了……这瞬间的一瞥，难以忍受的阴郁便浸透了他的内心，灵魂失语了，周身显出疲软的病态。

那位头发被吹得像烈马鬃毛的圆脸姑娘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“朱因斯坦？”

久违了的外号——离开中学，再也没听到过这个名字。玉峰转过身来，才发现是高中同学吴乐乐，不由笑得轻浅从容。大凡才智出众的人，都会难逃被反复提及的命运，古往今来，这劫数一直尾

随着才子们蹒跚的步履。

“朱因斯坦”这个称呼让玉峰明白了一件事：要么是猪猡，要么当才子。只是，当生活像一记耳光那么直接时，就只好安抚热辣辣的脸了。

“原来他就是你的梦中情人？”吴乐乐的同事小曲像发现新世界似的。

“你能苏醒，肯定与我虔诚祈祷有关。”

“那你干脆到太平间工作算了，”小曲调侃着，“挽救一个富翁，赏你百万冥币。”

吴乐乐的话让玉峰的大脑闪电般划过了一道红色的光束，如果说在昏迷长达四个多月的日子里，有什么值得记忆的话，那就是一位穿红衣服的女生，站在病床边，曾握着他的手，抚摸着额头……玉峰想和她说话，可喉咙被绳索紧紧地勒着，半个字也吐不出。

那位既近又远，既亲切又陌生的女子，原来，是吴乐乐。

死亡未遂，玉峰变得敏感而忧伤。几天来听了太多的贺语和施主般恩威并至的表白，他觉得活着是一种负累。对自己的庆贺，就是对爸爸的反庆贺，不知爸爸该多么伤心，当然，爸爸连伤心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此时，在南坝桥上，他多看了几眼吴乐乐，心仿佛第一次从长睡中苏醒，不由得加快了跳动的频律，周身也燥热起来。旷野模糊的风声，像大提琴奏出的缕缕低音。

驶向白露城里的公交车开了过来，吴乐乐把名片迅速塞进玉峰手里，转身跳上了公交车。“我在恺明房地产公司上班，打我电话，你一定想知道你替谁背黑锅的吧。”

“也可以找我，我们总在一起。”车门把小曲的声音截断了，一部分关进了车内。

许多年后，在这个桥头，伴着飞扬的大雪，玉峰悼念着吴乐乐，他为吴乐乐悲哀。她在床上赢得了爱情，又在两腿间输掉了生命。

在平安中学，知道朱玉峰的人不多，知道朱因斯坦的人却不少。

任何老师的课，不想听时，他都可以随时离开。这种特殊的自由除他之外，只有郭新副校长的儿子享受过。郭校长的儿子读了九年高一，听过所有班主任的课，直到和另一个智障女孩结婚，才结束了马拉松似的学业。

高中一年级，郭新副校长代理玉峰班的数学课。刚上了十分钟，玉峰想偷偷从教室的后门溜走，被大声喝住。当郭校长像一尊美丽而阴险的神像，厉声质问为何不遵守纪律，玉峰的回答差点让同学们笑尿了裤子。

“心理学家说：一副面孔看久了会产生爱意。我怕晚上梦到你。”

“没有比你更无赖的了。”

“那是您没见过宁杰的弟弟，尽管才一周多岁。”

最终郭副校长承诺出十道题，如果玉峰能答正确，不但可以从他的课堂上自由离开，他还保证，如果可能，在所有课堂，他都可以自由离开。

玉峰挑战校长的权威时，同学们觉得教室的墙更白了、玻璃也更干净了。对峙的双方不经意间娱乐了课堂气氛，同学们的眼睛不知道该看谁：校长铿锵、学生倔强，校长威震课堂，学生虎啸生风……同学们有的昏眩不清，有的拍桌子擂墙壁欢庆喝彩。

奇迹出现了，不止十道题，连那年高考的高难度的试题，玉峰都顺利地答了出来。之后，郭校长又协助测试了物理、化学等科目，他都能在极短时间掌握所学的内容。

特权就那样“赌”到了。他喜欢泡图书馆，从课堂上逃出来，可看历史小说或文学名著……他每年要阅读近百本书。高一开学才三个月，朱因斯坦的名字就叫响了。

作为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情感如蜜的罗曼史，《简·爱》《红与黑》《恋爱中的女人们》《漂亮朋友》等，男女之间温柔细腻的描写，美好爱情的展现，冰淇淋般浸润着这位农村少年的心。他一直以为，将来伺候自己的应该是范冰冰类的美女，再差也是刘亦菲似的小姐。

聪明会成就一个人，但狂妄也能毁灭一个人。在许多同学眼里，朱因斯坦像一枚地雷，也许会轰轰烈烈地爆炸，也许会在湿地悄悄消亡。

社会每天都上演某种形式的欺骗，是人就难以避免。

贪婪地阅读大量经典书籍，更让他优越于其他学生，分析问题也更辩证和机智。他渐渐意识到，任何名著，无论薄厚、时间的远近，都是启迪智慧的妙药。捧书在手，会感到一种无可比喻的甜蜜，有时也体验到一种曲高和寡的孤独。

“因为博学，毒蛇都不害他。”图书馆的馆长总是这样介绍朱因斯坦。

朱因斯坦的成功，引来好多同学模仿。天真的同学们不知道，唯独智商是不能模仿的——那情景就像狗熊走钢丝。尖子生们和他在一起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，像乐师找不准调子，稍一松懈，成绩会像降落伞似的飘飘忽忽地落了下来。

玉峰具有孩子般的单纯和第一流的大脑，具有智性的新鲜、狂妄和柔软。骄傲是天才根深蒂固的需求。平安中学共八个高一班，每次考试都是他第一，这不但引起许多尖子生的嫉恨，还点燃了七班班主任李兵强厌恶的黑色火焰。

朱因斯坦在四班，班主任叫牛学者，和李兵强同龄。两人在升职、奖金、班级成绩排序等方面，一直明争暗斗。两位班主任的战火燃及到两个班的同学们，稍有不慎也是恶语相向，大有近身肉搏的可能。

学校不是圣殿，教师也是俗人。有时老师只传授知识，而不传授品格。世界疯狂了，老师也不例外。一切在利益中流转，心静不下来，灵魂没有出口。

学校举办文艺演出，庆祝“五四”青年节。舞台上，追光灯浑圆的光柱下，一位长发及腰的红衣女子，抱着一架大提琴缓缓走向舞台中央，电子屏幕上清晰地投放出此女子美丽而温暖的面孔，她月亮般皎洁的皮肤，微微上勾的嘴角、弯弯的眉毛和清澈的眼

睛……朱因斯坦瞬间心碎了……世界像沙滩上的城堡纷纷倒塌，或一阵飓风卷走了大厅里的所有人，只剩他和这红衣女子……她演奏了什么，演奏了多久朱因斯坦全不记得，他只希望她一直存在，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。

玉峰淹没在冰淇淋般浪漫的感觉里，这是他所有恋爱的源头。第一次床上之爱虽然与此女子无关，但精神上的性欲之欢，无不是和这女子完成的。

他可以洗净自己的心，或索性杀死自己的心，这太痛苦了。玉峰茫然坐在人群里，幻想着他的小月亮。

朱因斯坦甚至不敢打听她是谁，怕引起同学们对她的过分关注。嫉妒像火焰，烧燎着他的心。黑暗中，他发现两腿间竟然架起了火箭，滚烫地昂扬着六十度的角。他慌乱地将双臂叠放在肚皮上，以掩饰流氓做派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，只要遇到真爱，肉体总是快于精神的。

许多年后，当他观看美剧里赤裸的镜头时，他又发现，早期的理论纯是处男的谬论。没有精神的参与，美女和臭猪一样，很难让火箭发射。

“我多想变成那把大提琴，被她抱着、弹拨着。”同学宁杰嬉皮笑脸地调侃着，朱因斯坦的表情像牙疼，真想一拳夯在宁杰的嘴上，让他从此记住胡说八道的后果。

朱因斯坦像鬼一样游荡在校园的各个角落，今夜他无法入睡，无法让自己安宁。他想找到那红衣女子，跪在她脚下，发誓永远保护她、爱她，像骑士对心爱的女人般宣誓效忠……教师宿舍区的拐角处，微弱的灯光下，竟然是红衣女子和那把大提琴，正与一男子说话。她有男朋友——这可真让人崩溃，怎么从没想到呢。他瞬间感到自己可怜、丑陋、低贱，不仅配不上她，也配不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。

他像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，手脚乱扑乱打，绝望地把头露出水面。

男子挥起一巴掌，扇在女子的脸上。声音之响，比撕裂夜空的鸟啼更有穿透力。朱因斯坦像发现宇宙大爆炸似的惊恐，被巨大的声音弄蒙了。

他们同时发现了朱因斯坦，生气地瞪着这名闯入者。朱因斯坦血涌大脑，恨不得一步跨到男子面前。可红衣女子转身向胡同深处走去，卷着红色的心痛一步步消失在黑暗中，而男子却迎着朱因斯坦走来——竟然是七班班主任李兵强。错肩而过时，朱因斯坦强制自己没挥出正义的拳头，为此后悔了许多年。

黑暗是可疑的盟友。朱因斯坦走到女子站立的地方，微风把一丝若有若无的女性气息吹到鼻端，他体会到香甜、陌生、危险……他深深吸纳着，闭目感受着她被掴脸的痛苦……

一个紫水晶发饰在地上闪闪发光，是她的发夹。朱因斯坦放在嘴边吻着，幻想着吻她柔软的长发、吸纳着悠悠的发香。那一晚，他连绵不断地飘飞在一个又一个春梦里，和那大提琴女子辗转缠绵，像踢了一场足球比赛似的浑身疲软地瘫倒在床上。我已在道德上死了一夜，不配有眼泪和挽歌。

李兵强老师的那一巴掌好像坚实地捂在了他脸上，灵魂都被打肿了。为她报仇，才有资格做她的男子汉。无形中，李兵强多了个坚实的敌人。

红衣女子叫万小玮，是高一五班的女生。一定要让她成为我的女人！

4

一定意义上，人如何成就自己，取决于如何否定自己。晚上李兵强老师讲大课——欧洲历史。

阶梯教室的门口松松垮垮地排起了长队，朱因斯坦逡巡着，希望能看到万小玮。所有长发及腰的女子，都像战鼓敲击着他的心。有人碰了朱因斯坦肩膀，歉意地笑了笑。被宠坏了的他根本不在意任何人的歉意或讨好，他漠然地转过头去，像主人对待奴隶。然而对方却主动伸出了手。“你好，我是七班的庞培。”

“荣幸，这是古罗马执政官的手吗？那我是恺撒了？”

庞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言辞卡在了喉咙里，被莫名其妙地当众调侃，羞红了脸不说，内心的恨意像沉睡的火山。传说中的庞培是古罗马的美男子，被誉为——有着天使面孔的“小屠夫”。而眼前这位庞培大块头，凸眼珠，宽嘴巴，这副尊容让人觉得他父亲是跟河马交配才生下他。庞培以为朱因斯坦会熟悉他的名字，因为每次考试他总是紧随朱因斯坦名字之后，屈居第二已好久了。庞培还曾一度幻想他和朱因斯坦一起读名牌大学，一起到美国深造，一起从事高智商的工作，甚至花甲之时，一起登上诺贝尔物理或化学的领奖台。美好的幻想被瞬间打破，恼恨的情绪便无法平息。庞培的爸爸是某国企老总，妈妈是政府高官，接送他上学的车至少是奥迪A6，老师和同学哪个不争先奉承。朱因斯坦这个王八蛋不过是土生土长的地瓜，有什么资格敢轻视我。要知道，如果没有朱因斯坦，那庞培就是响当当的第一。

英雄的终极凯旋，在于他不停地毁坏自己的凯旋门。被怒火冲昏头脑的庞培根本没听清李兵强老师在讲些什么，当邻位的朱因斯坦愤愤地骂“胡扯、胡说八道”时，庞培神游八方的思绪才回归到教室里。

原来李老师正在声色并茂地讲恺撒的战功，把阿克图海战、消灭了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屋大维的战绩，像一顶骑士帽，扣在了恺撒的头上，而那时的恺撒早已去世十二年了。李老师不负责任地剪辑时空，惹恼了朱因斯坦。

大厅里根本没有万小玮，她怎么可能来听这个对她施暴人的课呢？朱因斯坦感觉自己傻得像门口的石狮子。他好想登上讲台，像